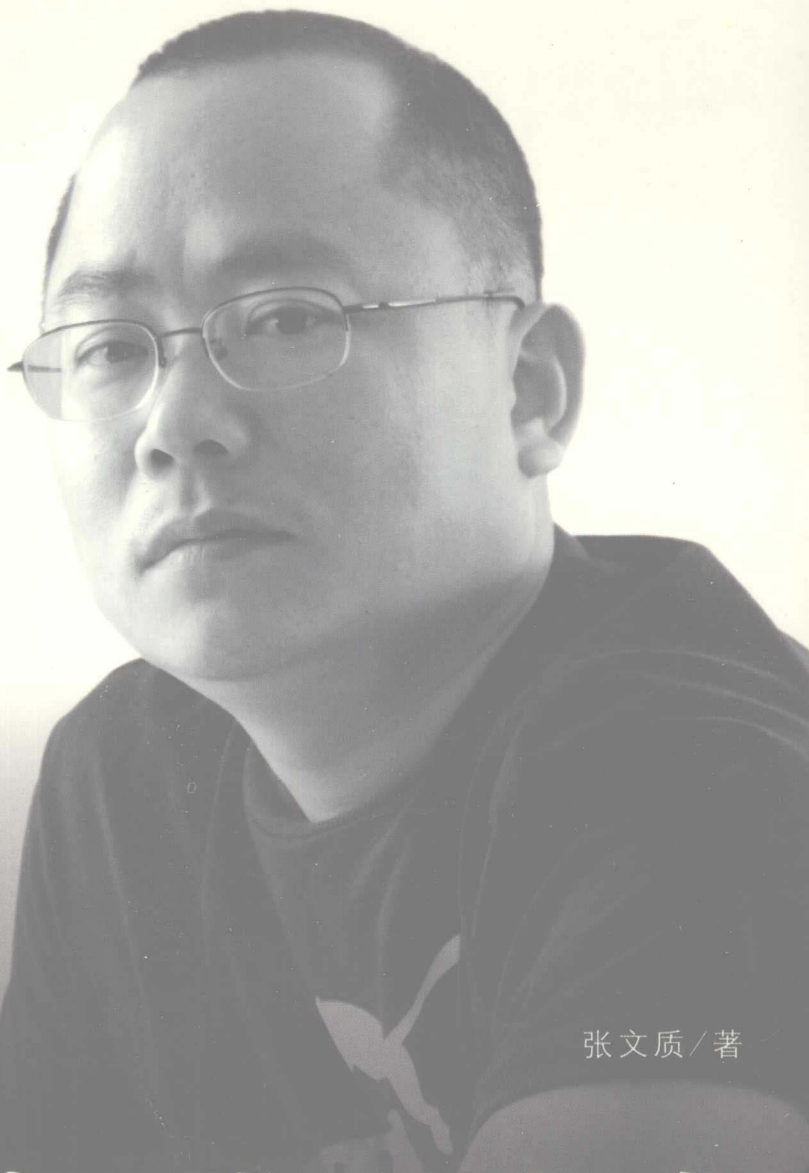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张文质 / 著

教育是慢的艺术

——张文质教育讲演录（第二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张文质/著

教育是慢的艺术

——张文质教育讲演录(第二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是慢的艺术: 张文质教育讲演录/张文质著. —2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7-6569-2

I. 教... II. 张...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915 号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教育是慢的艺术

——张文质教育讲演录 (第二版)

著 者	张文质
项目编辑	吴法源 林茶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 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569-2/G·3824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消极”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3

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克制自己，改变自己的否定性思维，让我们一点一滴地变得阳光一点，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努力着慢慢地使自己成为建设性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赞美文化的一部分。

教育的勇气 7

有时你是目击者，你的眼睛就是精神照相机，你就是中国教育痛苦历史的一部分——这样你也许才能更多地想到你能为这样的存在做些什么，你在痛苦之后，才能更有勇气，更顽强，你才知道对所有的一切你也是一个责任人。

有效教学的真义 13

一说到这个生命关怀，教育就显得有点悲情。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不可改变。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来说，遗传不能改变，但是不要让遗传变成决定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改善遗传、改进文化；教育就是价值引导、自主建构。

不要偷走孩子的梦想 23

我们的目标窄化的教育其实根本地忽略了对人本来应有的、而且是责任重大的那份关注，……等到有一天醒悟过来，我们要去改善自己时，将发现那又何其困难啊！

以一个父亲的心情听课 31

我深信教师的教育观念和生命意识才是学校文化中最具意义的力量，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作为具体的一个人在影响、默化、润泽着他班上每一个学生的……

教师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39

任何一个孩子的发展，都离不开父母的帮助，离不开父母的成全。为人父母，他担负着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生命传承的责任，你对“这个人”的责任，也就是对社会的责任。而能否把孩子教育好，父母的责任一定大过其他任何机构与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教师 47

各种变化似乎都减弱了我们对世界的紧张和警惕，但是一回到学校，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变化是

最少的，或者说变化的是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制度”，以及“制度执行人”的僵硬的面孔。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当小学教师 55

我觉得所谓的“好教师”，他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判断，在今天这样的教育格局中，他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要有站在人类正义和正道一边的意识，好教师“应该比热爱自己的党派和教会更热爱自己的学生”，能克制自己，不做不义和羞耻之事，要尽量去减轻教育的痛苦，能坚定地站在孩子身后，做他们生命的保护人和精神的范本。

直面教育与生命的悲情 73

我们可能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孩子的成绩提高了，这个成绩对孩子的未来有没有意义？在提高孩子的成绩的过程中我有没有做了一些不人道的事情啊？这样我们可能就有更多的反省。这一步一步的反省，还是有助于我们作为一个教师能够做得更高尚一些，能够做得更对得起孩子、对得起社会、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如何建设一所优质学校 99

遇上好教师不仅是孩子的福分，甚至也是一个家族的福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一生都会有很好的方向感和一种可以汲取的并能最后转化为自我提醒、自我督促的力量，我们的生命会始终围浸在人性的光泽之中。

教育是慢的艺术 129

用你的力量去做你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努力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要让学校成为温馨的家。一个人要是对社会绝望了，可能是对至爱的人绝望了，他才会如此。所以，我想，要想改变一个大的环境大的氛围很难。但是，如果我们的学校能够多少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文化理念，这个学校即使暂时很困难，但也会有一种温暖人、促进人的力量。

生命的礼赞 171

要让这么一种顽强地活着、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好的理念成为我们课堂中最重要的、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所以在我看来，教育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培植每一个人对生命的敏感，对生命的珍视，包括对生命的敬畏感。

附录（5—205）

张文质教育断句 83 则

张文质无题诗 16 首

张文质短诗 4 首



理解就是一种勇气

——为《教育是慢的艺术》第二版写的文字

《教育是慢的艺术》的第一版既无前言也无后记，其实我遵循的是自己更喜欢也更为简洁的一种方式：只要一打开书，你就听见我在那里说话了。

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都带有很强的现场感和即兴的色彩，因为我更喜欢、可能也更擅长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言语方式：我看着你，某种我们共同景仰的伟大事物引领着我们，在充满情谊与信任的氛围之中，我说出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我深信在我说出的话背后，也牢固而镇定地隐藏着我所经历的岁月的朴素现实，不是我说出了心中的感想而感到生命是充盈的，而是，因为我努力去觉察生命中的一切，我才如此渴望与你分享自己感激的心情。教育从来都是复杂、丰富、沉重和感人的。教育使我成为谦恭而又充满矛盾的一个人。

当我提出“教育是慢的艺术”时，表达的是我对教育的理解与信赖：教育终究是基于生命和贯穿生命的，因而，它最终能够以更美好的生命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证明人性的



胜利，证明我们内心对自由、光明、幸福不可扼制的渴求。谁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业，谁就能够把这样的信念坚持更久。

我也深知这是需要不断被重复实践的话题。当你一次次忘乎所以地投入自己时，它仿佛就不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变成了一次次对生活的历险与冒犯。而任何时候勇气都是需要的，同样我们也有勇气承认内心的恐惧和犹豫，承认我们所能期许的改变实在微小，承认我们时常就挣扎在各种得失、利害、欢欣与沮丧之间，而在这样的认知中，我们也许就能获得更多的智慧。

这样，它便是一本“可能”之书，既是关于现实的又是朝向未来的廓开，既是教育的又是人的每天的生活——“发展”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更是我们内心从艰难时世中撷取的精神特质，一种把生命特别是肉体带到更高卓处的需要，每个人恰恰是通过自己的误读而完成了对教育谨慎的改写。

张文质

2008年12月5日

“消极”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在福州“1+1读书俱乐部”刘良华
《教育自传》月谈会上的发言

请大家允许我插个话。刚才听博友们的发言，想着这些年我在学校的所见所闻，同时也想着自己的生活，我突然意识到——我要把这句话强调一下——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对一切事物的消极心理。这种消极已经进驻了我们的灵魂，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我们会经常会情不自禁、甚至无法克制地以这样的方式处人、处事、处己，却不自知！

你看，我们作为教师，何曾能够由衷地、无条件地、不假思索地去爱一个孩子，去爱每一个孩子，无条件地肯



定一个孩子来到这世界上一定有他的神圣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理由，每一个孩子都有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独特性、唯一性，任何一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最爱，这种最爱也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理解？我们太习惯用分等的方式去看待人了，也太习惯用贬低人、批评人、歧视人的方式去“教育”学生了，在座的各位老师谁不曾受过这样的教育，又有谁未曾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学生？刚才李老师说军训时，一个女生肚子疼得脸色苍白，直冒虚汗，动弹不得，她的年段长看了又看，却说是不是孩子在装病？陈老师说和她配班的老教师在班上对学生一口一个：“这样的问题你也不懂，怪不得你只配考到这样的学校！”这样否定人、打击人的例子在学校真是司空见惯，举不胜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太喜欢自己的“坏心眼”了，也太习惯于用“坏心眼”去对待自己的工作了。这种“坏”早已成为一种习惯而从未为我们所自觉意识到，它的摧毁性就更加可怕。当我们自然而然地以否定的、贬斥的、不信任的心理看待学生以及其他一切人与事时，你还真难以对自己“自然而然”该当如此的言行作出自我怀疑的评价，很多时候甚至还会为自己“发现”了学生的这些“装病”和“只配”等等问题而洋洋得意。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肯定、尊重、理解、激励和赞美”呢，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样的理念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说到这一点，我也深感惭愧。今天中午和海滨、“白水”他们一起吃饭，我一看到“白水”，看她人很瘦却穿着短裤，显得更瘦了，我马上就说出了自己自以为是的感受，真要命



啊，这也说明当我现在说这些话时，我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实在也有很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我们看人瘦不顺眼，看人胖不顺眼，看人丑不顺眼，看人漂亮不顺眼，看人聪明不顺眼，看人笨也不顺眼，总之，几乎处处不顺眼，几乎处处都是以自己极为荒谬的评价标准为准绳——而且时常一看首先映呈出的就是自己的“坏心肠”。——比如，我们看见一老先生娶了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子，马上想到什么，婚姻不会长久，女的一定图谋钱财，老头子肯定疯了，等等，实在很难想到对人的理解与祝福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消极心理？在这样的负面文化之中生活与成长起来的人怎么能活得舒展自信，为自己而活，活得像自己？

我说的第二点就是，这种的“消极”也是我们对待自己的最主要的方式。我们这个社会很少有信心满满的人，刘翔算是一个，我把他看作是真正的新文化的代表。钱理群先生曾说过，今天就是在北大也难以找到几个狂妄自大的人了。我们爱说的是，“低调”，“枪打出头鸟”，“夹紧尾巴做人”，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几乎人人自卑，人人都习惯了怀疑自己，习惯了一下子就做“最坏的打算”，习惯了一眼就看到“阴暗的部分”。刚才我提醒各位博友，对自己的文章不要说“随便抄几个例子”，其实你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我们不要“过于喜欢”这样的“自我贬低”。我说要是刘良华博士说到自己，一定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选择这几个例子”，你在他的博客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表达，他自信、尊重自己的工作，我喜欢他所下的断制，甚至也喜欢他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有智

在教育中最令人厌恶同时一定会诱发人与人相互仇恨的，大概就是各种形式不断翻新的压迫。这是教育最严重的弊端，它对人的善性、梦想、创造力都具有影响极为深远、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这是权力体制下愈来愈深重的病毒。在这种以压迫为能事的体制之中，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也不可能有人人的尊严与平等，同时从根本上我们也不能相信在压抑、扭曲的氛围中还能存在着真正的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教育的开始。

《教育的十字路口》



慧有勇气的人，才能有属于他的富有魅力的“偏执”，这是这个人的可爱之处。今天，我们谈论他的“教育自传”，我看重他的自我认同，有了这样的自我认同，你才能直面人生，直面教育，也才能敢于反思自己，反思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你看他笔下的至亲至爱多么活灵活现，有时甚至是那样的“丑而可爱”。可惜这样的学者真是少而又少。

我也是经常这样反思自己的。我觉得自己虽然基本上走出了自卑的洞穴，但是仍然时不时的以一种消极的暗示左右着生活。怎么说呢，我们本来都可以生活得更好一点，更阳光一点，但是在行动之前，我们太容易想到失败，想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了。这样的“消极文化”，使我们极易妥协、气馁，极易沮丧、怨恨，极易退缩、丧失活力和主动性，所以我们常常是想得太多，“傻劲”却太少，太关注结果却无法享受过程、肯定过程本身对生命的意义，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变得既自卑又功利的。

我是这样想问题的，先不要把什么事一想就想到孔夫子那里去，想到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去，想到体制上去；我们还是先想想自己，就个体生命而言，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克制自己，改变自己的否定性思维，让我们一点一滴地变得阳光一点，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努力着慢慢地使自己成为建设性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赞美文化的一部分。

2007年10月6日



教育的勇气

在“生命化教育”12人研究小组五年聚会时的发言

今天的教育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能做的也许不是对教育的想象，而是只能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不是我们只配这样的生存，而是我们“恰好”掉到这样的历史缝隙，有时能够探讨的不是它的未来和进路，只能是在这样的“洞穴”中怎么生活。每个人生命都是一个限度，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命运，每个人都无法跳过你只能面对的限制，每个人的“过活”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生存图像，每个人最终是为自己活着的，怎么活最终也都成



为了你自己。

当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我可以阅读、发呆、信手写作，我几乎还可以“忘却”，但是一走到学校的现场，这种放松感和舒适感便完全丧失了。比如上星期到了几所学校，听课，调查，对话，我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焦灼——学校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检查，校长焦躁不安，教师全体行动，每周都有“应查”总动员。有位校长告诉我，他统计了一下，一年之中各种检查、汇报和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总共有 293 次之多。有时我会感慨，今天的校长好像专门准备着开会和布置任务的。还有一位校长告诉我，开学一个多月，

根本就没办法进教室，开会、应查，各种各样的工作协调没有间断过，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出了问题，为什么就成了“开会主义者”、“事务主义者”，还谈什么苏霍姆林斯基？他说上个学期为了“双高普九”，终于累倒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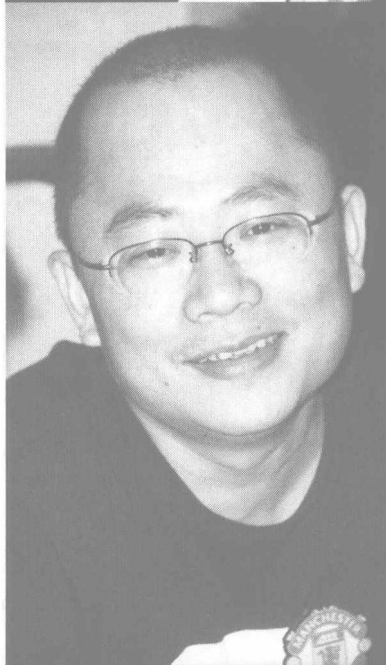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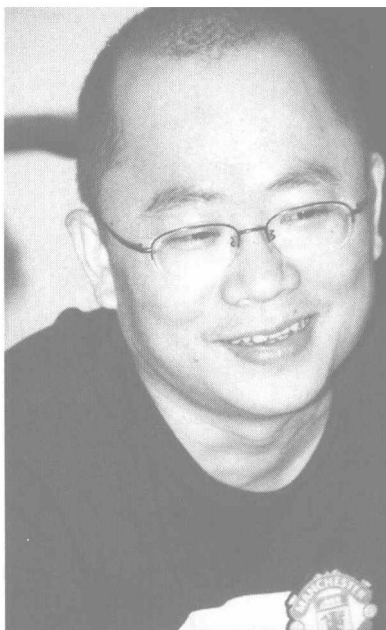
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真的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但是这样的痛苦不仅曾经存在，今天依然存在，明天还将继续存在。

现在我们普遍揪心的就是，何时才能看到教育真正的曙光，教育何时才能够走到教育所应当走的正道上？可是谁又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也许我们只能说，

无题（一）

半睡半醒中
我意识到
对生活所有的不放心
都随着年龄
变得越来越淡。
下午我走到温泉公园，
看着榕树，
想一想晚上要写的文字，
心就变得很暖和。

我们期待着社会的渐进渐变，也期待着教育的渐进渐变，我们的生命便在这样的期待和残酷的应对中也渐进渐变——很多人是更老更不抱希望了。现在我不得不说，我越来越理解教师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前到学校看到这样的景象，可能更多的是难过甚至会有些生气，怎么活成这样啊，现在却想着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心里满是悲情。并不是谁愿意自己灰头土脸，丧失热情的，更值得审问的确实是今天我们生存的“背景”，掌控着我们的可怕力量。觉醒者、挣脱者肯定少，觉醒者同时又是挣脱者则是少而又少。哈，我甚至怀疑有这样真正挣脱的人吗？有一次和钱理群老师通电话，我说我又回到对鲁迅“铁屋意象”的思考了，是不是“觉醒过后会更为痛苦”？或者觉醒之后要么离开要么精神特别地撕裂、孤独，人生更为失败？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得到调适，生命变得更为平衡、圆融，人人都希望健康、安宁、平和、丰富、舒适、有归属感、以工作为荣、以工作为自己的人生愿景，可是，这其实多难啊！焦虑、痛苦、内疚、虚无好像要压倒了我们。每次走进学校，我也需要调整自己，其实我一直都在教育之中，只是在学校与不在学校，确实又不大相同。有时你是





目击者，你的眼睛就是精神照相机，你就是中国教育痛苦历史的一部分——这样你也许才能更多地想到你能为这样的存在做些什么，你在痛苦之后，才能更有勇气，更顽强，你才知道对这所有的一切你也是一个责任人。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前年突然异想天开，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乡下中学读高中，说是需要让他变得更能吃苦更坚强，但是一个学期之后，孩子几乎垮了，疯了，不仅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而且对所谓的“学习”也完全丧失了信心。你说要适应还真是难呢，每天早上六点之前起床，学校的早读是六点四十分，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与“休息”，晚上的“晚自修”要到十点半，然后回家继续做作业到十二点多，一周就星期天“放假”半天。我的同学还疑惑怎么乡下的孩子都能适应，我说乡下孩子是否适应我们先不要臆断，但至少他们是“训练有素”了，早早就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了。今天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成了学生主要的存在状态？有哪个部门检查过他们的睡眠时间？我女儿也曾告诉我，读初一时，伏在桌子上往往睡不着，初二时伏着一会儿就睡着了，到了初三则是一伏下来马上就睡着了。一个儿童睡眠严重不足的民族有多么可悲！我们难道真的有勇气直面它吗？今天应试教育的灾难不仅仍在继续加深，而且已经越来越理直气壮，成为荣耀，成为政绩，成为赢利的工具。普遍的痛苦遮蔽了每个人的痛苦，普遍的痛苦在无法审问的情形下，个人的痛苦更没有人“凝视”和询问了。我们不相信泪水，不相信未来，不相信人的肉